



愿将思念化为染布
只情系你心

情系恶男

台湾 **林是如**

情系恶男

林是如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乐园系列

情系恶男

(台湾)林楚如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窗外的风仿佛在树枝上轻轻叹了口气，为傍晚将临、一日将逝，可那已西落的太阳仍依然明朗的照着，只是热力似乎失去了。

“阿丝姊，那个男人站在那里做什么？”田亚祖偷偷指了指站在西洋诗集书柜前的一个男人问道。

“借书呀，要不然你以为他在做什么？求求你不要用看怪物的眼神瞄人家好不好？”

“本来就奇怪嘛，我还没见过一个男人会对此有如此高的兴致。”就她在这家图书馆混这么久了，会在她最爱书集前徘徊不去的人还真是少之又少。

从还在念大学时她就开始观察了，除了做报告需要，否则会到这个柜前的人，实在可谓小猫两三只，而不管她现在是否应是全副心力去准备研究所的考试，往

情系恶男

有些滚瓜烂熟的诗集。

没办法，这么好的东西摆在那儿乏人问津，她心里会觉得对不起那些已逝的老外。

“再奇怪也没有你奇怪。”阿丝整理一些归还的书籍，嘴巴咕哝的说。

“我又怎么了？”阿丝姊总喜欢说她是怪物，不过她从来不过问自己哪里让阿丝姊这么感觉，反正阿丝姊对自己的形容词可多了。

因为常到这里，所以她和“图书小姐”——阿丝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好朋友。

“你每次都对我装傻，而我每次和你见面也要费尽一番心力对你洗脑。”

“喔！”田亚祖大概明白她想说自己什么了。“你是不是又要骂我太钻研那些外国文学？”

依照阿丝姊的语法，莎士比亚是她心里头的丈夫第一人选，如果她是活在那个年代，她当然愿意让阿丝姊这个想法成真，她是巴不得、恨不得能见她的偶像一面呢！

“一部分是。我在图书馆工作这么久了，真的还没见过一个女孩子像你一样这般迷恋这类书籍，甚至连男

情系惡男

孩子也没有，我除了骂你怪胎还能怎样。”

田亚祖又拾了指仍文风不动的男人，“他呢，他从刚才到现在一直站在那儿，想必是被我的莎士比亚给吸引了。”

不甘心泼她冷水，但阿丝觉得自己有必要说出事情的真相，“你还没到之前，他一个人也在中国故事前杵了好久，眼睛亘望着金瓶梅好些时间，直至我过去将书归位，他才换个阵地至那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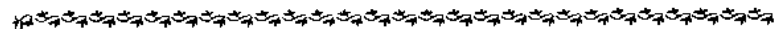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的吗？”田亚祖的脸上有着明显的失望，本来还以为台湾这个社会除了她的笔友外，也有其他男孩子懂得欣赏西洋诗词的美妙意境，没想到……哎！

“当然是真的，这年头文诤诤的男人可不多了，男人还是有一点个性来得好，你都这么不羁了，再找个斯文的男孩子来，管得动你吗？”

“我也不要男人管我，自己管自己，多自在又很公平。”田亚祖不在乎的说。

和她的这些朋友谈话，她向来是口无遮拦，惟有在回到南部的家乡，她才会收敛一些，因她必须在父母面前表现出一副温顺的乖巧模样，满足他们对左邻右舍的炫耀，对家中的两老，她自小就是依从的。

情系恶男



“你看，你会有这种观念就是因为书念太多了，被洗脑了，这是什么不成样的观念呀，一对夫妻既然都生活在一起了，原本就是要互相管理对方，要不然结婚干什么？”

“分享一天生活的所得啊！”田亚祖道，道才是她向往的婚姻，愈是平淡的生活愈能长久，就像她的父母一样，彼此互不干涉，但却深爱着对方，他们之间毋需太多言语就能沟通。

“我就说了，你还是赶快找个好男人嫁了算了，观念愈来愈偏颇，再让你念个研究所出来，搞不好变得更可怕。”

“阿丝姊，你把我说得太夸张了，我才没像你饿的那样。”

“差不多了；拿到那么高的学历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你最需要的恋爱什么也没教，现在的教学方式真的是有些差劲。”阿丝叨念着，她仗恃着她已结婚了，有能力来指责所有尚未成家的女人，压根忘了她自己也是经过那套学习模式所毕业而出社会的。

不敢把握阿丝一唠叨下去何时才会结束，田亚祖听烦了，故意把看表的动作加大，“阿丝姊，我今天晚上

和我的室友的好了，要先走了，改天有空再来。”说完她一秒钟也不敢稍作停留，急惊风似的跑走，顾不得阿丝的反应。



田亚祖一辈子也没用这种速度奔跑过，肩上背着一只大的帆布背包，冲出阿丝的势力范围，她得赶快离开图书馆，以免阿丝姊一个兴来又追了出来。

阿丝姊的观念与自己大相逕庭，在她的想法中，感情可不比金钱，永远无法精确的计算出正确的投资报酬率，所以她宁可没有男朋友，也不愿浪费时间去经营。

她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她看开了，就连吃饭都比交男朋友实在多了。嗯，说到吃饭，她的肚子还真的有些饿了，也许她该绕过去小吃街买些东西回家……

“啊……”左舜叫了一声后，手中的书掉了一地。

发现因自己的心不在焉撞之位受害者，田亚祖有些不好意思的愣在原地，呆呆的看着地上的书籍好一会儿，直至似惊觉什么，才弯下身捡起它们。

“幸好书没怎样。”她左审右看、上瞧下查，发现书仍完整，呼出了好大一口气说道。

情系慈男

“书没怎么样，但你不问问看被你撞着的我，人有没有怎样吗。”涂息到眼前的女人好像没有要给下文的意思，左霁看着她，冷冷的诮。

他有一肚子的火，什么叫书没怎么样。她应该先看倒楣的他是否无恙后，才去管那些间接受害者的。

“你又没跌倒，能怎么样，难不成我一个不到五十公斤的女人能把人撞成严重内伤？”田亚祖也没好口气。

平常她才不是这种做错事情不道歉的霸道女人，事实上，她刚才还在思考该怎么面对眼前的男人，与在图书馆西洋诗集柜前的是同一人的事实，思考自己该怎么道歉，对方才能原谅她的匆忙。

但这会儿什么好话都不消说了，人家的态度坏得很呢，搞不好她道歉他还不领由同。

“是，我是没有被你撞得内伤，但好歹这也是一项礼貌吧，现在有错的一方是你，你关心的询问一下，会碍着你的宝贵时间吗？更何况图书馆的书本来就是残缺不堪了，它们很耐摧残的，不会因多摔这么一次而解体。”他若有内伤，肯定也是因为被她的话给气出来的。

“这个社会上就是有你们这种人，真是卑鄙的观念，如果大家都懂得珍惜，那么莎士比亚的书就不会因被借阅几次就沦为今天这个颜面！”田亚祖气愤的说。精装本的书皮可以被磨成这个模样，真是令人生气！

“书一本才多少钱，我的生命可是无价的，有钱买不到的！”左霁相信他是碰到疯婆子了，有理说不清的疯婆子，竟认为他的一条命比不上一本书！

为了他交的笔友喜欢莎士比亚的诗，所以他抽空到连学生时代都不常来的图书馆寻找莎士比亚的诗集，而刚才在书柜前他已经先翻过这本书了，发现它竟然不如金瓶梅吸引他，原本想打退堂鼓的，可是想到若他不加强恶补一下，改天笔友聊起来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到时候他的吹嘘会让人看穿。

“你的一条命，有钱的确买不到，因为我不想买，在我心中，你比莎士比亚的一首诗都不如。”她一心以为懂得欣赏好东西的男人都是好的，谁能料到这个男人坏了她所有的以为。

“你……真是一点也不可爱！”左霁的不悦都堆在脸上，从来没被人这样教训过，他心里很不好受。“女孩子就是女孩子，干么还戴个棒球帽，幸好你不是我的

情 系 恶 男

女朋友，否则我真的受不了。”

以前他交往过的女孩，或许野，但多半总是顺从他的意思，从没有第二句话，而他目前的笔友，她的温柔更是教人醉心……他就是喜欢那类型的女人，显然眼前的女人是连及格边缘都摸不上。

“我三生有幸不是你的女朋友！”田亚祖也咬着牙，切着齿诅。

给他最后一记白眼，结束与他的对峙，她气冲冲的跑到停车场决定赶快去买一杯消暑的西瓜汁喝。



躺在床上，田亚祖翻来覆去的怎么也无法入眠，耳边似乎还旋绕着那一句话，她真的不像个女孩子吗？

‘好吧，她是真的学不来时下女孩子的娇柔，更没有心情去猜疑每一片云、每一雨丝的旨意，除了研究莎士比亚之外的时间，她毫无浪漫可言，但这不至于称上是怪物吧？’

受不了自己像是神经病的任思绪随意翻转，田亚祖索性离开床褥走至衣橱，取下挂钩上的帽子戴在头上，然后试图在她的小化妆镜中看到完整的自己。

情 系 恶 男

不过，她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，从来没发现她的镜子参这样的小，竟然无法满足她？也许是她平常连照镜子都懒吧，都确定有盥洗、梳头发了，还需要镜子吗，这是她一贯的论调。

蹑手蹑脚的走进室友白昱华的房间，心里庆幸她的糊涂室友又忘了关灯，可以方便她办事情。

在白昱华的超大赛衣镜前停下脚步，田亚祖拿出她带过来的帽子，小心翼翼的套在头上，然后看了看镜中的自己，咦，她今天下午好像不是戴这个样子的，觉得样子好像不太对，她又重新戴之次，仍是感觉怪怪的，正当她想试最后一回时，后头的床铺传来了声音——

“阿祖，你发神经呀，晚上戴什么帽子，”白昱华因刚醒来，声音有些模糊，更是慵懒。

“你起来了，对不起，把你吵醒了！”田亚祖吐了吐舌头，不太好意思吵醒了室友，她知道人家等一下还要值大夜班呢！

昱华的职业是个白衣天使，所以工作时间没个固定，常常两三天就得轮一次大夜班，在医院度过。她们住一起也不是几天的时间，她明白每当这个时候，就是昱华最没好脾气的时候。

情系恶男

随意的拨了拨头发，白昱华一脸没什么不开心的表情给她，“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自己这个室友向来少照镜子，更不屑自己这个大镜了，而今天主动来诘，当然令人诧异。

“昱华，你觉得我长得如何，”看她一脸的不明白，田亚祖连忙补充道：“说真心话，则怕我伤心。”

将她招到床前，白昱华伸了手探了她额上的温度，“你病了吗，”

“昱华，我可是认真的；”她大叫，不顾这个时间整个社呕大楼几乎是呈人眠状态。

“好，你是称不上美女，但很耐看却也是事实，至少饱读诗书很令人钦羡”

“可是却有人不这么觉得。”想起下午那一幕，田亚祖就生气。

听完室友的描述她所不满的事，白昱华只想大笑，“我怎么不知道你那么容易因一个男人的话而影响心情。”

“我才不会因为他的几句烂话而在意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！”

面对她气呼呼的反应，白昱华粟然一笑，“若不在

意就不会生那么大的气了。”

在她的眼中看来，阿祖或许正如她自己嘴边常念的并非是个“手如柔夷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螭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美女，但阿祖的书卷气息浓厚得教人轻易感受得到，不过自己却也清楚时下的男人眼睛里只看得到女人的美丽，关于气质的发现，是交往之后的事情了。

因此她万般庆幸自己是个外表亮丽的女人，教男人移不开视线的漂亮宝贝，就拿她任职的医院来诌，太多已婚的医师和实习医师为她着述。其实善用手腕，懂得抓住男人的喜好，和外表几乎是一样重要的，可偏偏阿祖不信这一套，要向男人撒娇，简直是要阿祖的命。

“不说了，我也真是无聊，竟为了一个男人的话而浪费一个晚上的时间。”在心中她唾弃那个男人不下一百次。

“这样才代表你的心态有调整一些回来了呀；一个晚上的时间找回你对男人的注意，挺值得的。”白昱华打谭的说。

从和她相处两年多来，自己多少也知道阿祖的恋爱史，因为大一时交往的那个男孩子严重伤了她的心，所

情系恩男

以使她自那时开始，就不再和任何一个男人交往。

对自己的外貌总是缺乏自信的阿祖，好不容易在刚进大学之门找到了一个欣赏她的男孩子，原本以为恋情会很顺利的进行，没想到一切就在那个男孩子兼了家教，有了钱打扮自己后改变，他开始嫌女朋友的穿着过于老土，跟不上潮流，不高兴她再三将钱砸在买书上……所有的埋怨酝酿了最后分手的决定。

以为全天下的男孩子都仅是注重外表的肤浅分子，所以阿祖不再轻易看上任何一个男人，不再将视线浪费一秒钟在他们上头。

“我不要再傻傻的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。”

“我也真是笨得才会对牛弹琴，我看你现在只对你的笔友感兴趣而已，去怯去，客厅的电视上放了一封你的信，大概是他写来的。”

“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。一语带责备的看了她一眼，田亚祖忙不迭的跑出她的房间。



“你干么，不睡了吗？”看到跟在自己后头走出来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